行走在马孔多仿佛日常一般的雨水当中，纳西尔呼吸着被冲淡的香蕉和巨大机器冲破苍穹的气息，空气中泛滥着一股淡淡的西瓜味道，这和自己童年时期嗅到的雨水气息还是相似的，这是一片还没有埋葬过死人的土地，自己在父母的怀中来到了这个地方，父亲和一些男性便打算在这里扎根生活，总的来说也没有度过多久，而建筑物却像施了中世纪言语中的魔法一般迅速生长起来，记忆朦胧的初期，这还是是一片贫瘠的土地，流亡到这里的父辈们头脑中的知识无法派上用场，只是把这里茂盛的香蕉和玉米制作成各种各样的食物，随后，吉卜赛人们来到了这里，他们用玄妙的表情证明了自己沉浸在浓郁的香蕉和玉米的香味当中，把马孔多当做了一个巨大的集市村庄，少许的比索就可以换来众多稀奇的技术，还有令人欢愉的芬芳或者是令人迷醉的女人。% C' B! @& H8 x2 G- X# Z

     纳西尔原本想随意找到一个女人解决下自己躁动的心灵和肉体，只是漫步在雨中的时候，欲望之火也被浇灭了不少，倒是愿意去看看那帐篷中又有着什么其他的变化，有着一些人家里沉迷于炼金术，希望把卑金属转化为贵金属，当然结果就是自己的那些破铜烂铁和家里的那些炊具都消失在弥散着刺鼻味道的房间里，留下粘稠随后快速凝固的恶心扭曲物，于是在多雨的夏季，人们就会带着惬意感看着某一户家里的孩子或者是父亲紧紧抱着怀中的木箱子，在街道上疯狂的奔跑，如同一场弥久的比赛，随着每次落脚在地面上，箱中的仪器就会发出令人心惊胆颤的碰撞声，不过最令人惊惧的应该还是后面发狂的母亲或者是妻子，因为家里揭不开锅而愤怒的情绪只有在不断的叫骂中才能结束。) k1 C/ M  ~. l$ T5 m

      所以在这个时候，吉卜赛人的帐篷就成为了最好的避难所，那在河边扎堆密密麻麻和蜜蜂窝一样的居所还有到处蜂鸣的人群阻拦了那些愤怒的女人们，男人们则是在无人问津的帐篷当中讨论着玄奥的炼金术，或者是不断的讨论中被锅中的散发的粉色诱惑气体迷乱了自己的神智，燥热的身躯开始和另外一具柔软的身体开始触碰，双手的抚摸也从细腻转变为粗暴，沉闷的声响和下体碰撞时产生的气流被锅中开水沸腾的声音所掩盖，一切在深深的黑暗和漩涡中旋转，如同地下水出现了问题的深井，次日，家庭问题和解，男人斡旋于两个女人之间，吉卜赛的女人热爱着马孔多男人不懂礼仪的狂放和高耸颧骨以及瘦弱身躯中蕴含着的浓烈孤独感，仿佛看上一眼就会令人想起自己最为悲伤的往事，还有那从几个世纪前远离的家乡和在夕阳之下黄土地上拉着沉重敞篷车的行走，还有那因为自己的裙裾触碰过那盛放着简陋食物的碗时被倒掉的悲伤习俗，或者是在车中随着坎坷道路摇晃的三通水，至于马孔多的男人，在妻子的愤怒中痴迷钻研着这一片乏味土地上的炼金术，享受着吉卜赛女人的身体，在她们的怜悯中得到食物和占卜得来的小部分金钱，自己捎去点玉米和香蕉，作为不平等的交换，维持一个家庭。

       自己应该去寻找可以抑制欲望的方法，据说从遥远的地方来了一些僧侣混迹在马孔多，他们教授人们如何平心静气而达到一种玄奥的境界，当然人们更希望吉卜赛人的狂欢而并非是僧人的沉寂和单调，毕竟马孔多的土地本身就乏味的令人成为了所谓的神明，纳西尔寻觅着那些帐篷中与众不同的办法，而那有着宗教风格的旗帜和木制圆珠就在风雨中摇晃着，可当自己放下手中的雨伞用着自认为虔诚的表情进入其中的时候，却看到了一个裸体的女孩正在拿起放置在椅子上的长裙，脸上露出诧异的表情看着他，而一旁正在调制着草药的僧侣也反复自己的信仰坍塌了一般注视着作为不速之客的纳西尔，在女孩的尖叫和僧侣用他根本听不懂的话语呵斥着，还有其他帐篷以为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过来的围观，不远处的雨中斗鸡场也开始闹腾，在平息之后，一场斗鸡也结束，僧侣在确定帐篷外没有人偷听之后，便讲述了一段平凡的破戒故事，纳西尔也了解到，这个女孩是他的女儿，他则是在一场漫长的修行来到了马孔多，却再度被这里的繁华和孤独迷乱了自己的双眼，寻觅到了一个吉卜赛女人尝试了自己三十年来从未触碰过的世界，于是生下了一个孩子，但自己的妻子也似乎和自己的本质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而被埋葬在这一片土地上，纳西尔到现在也终于明白其实马孔多这片土地的深处早就有着人们的死亡，只不过是过于孤独的人们来说不愿意触及罢了，在沉浸在不知名的悲伤中时，僧侣也是讲述着自己有关的故事，纳西尔和他在截然不同的孤独中如同找到了最好的朋友一般，于是他决定将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他。

     女孩也接触过马孔多的许多男性，却从未那么近的去触碰过这样一个马孔多的男人，那仿佛是一个庞大家族中镌刻在骨子里的孤独感迅速吸引了她，双眸中有着温热的液体开始流淌，她继承了母亲的美貌和些许的母性，还有父亲还作为真正僧侣时的慈悲心怀，她也迅速爱上了纳西尔，如同所有和马孔多人发生关系的吉卜赛的女人一样，爱着他们因为吃着玉米和香蕉瘦弱如同尸体一般的坚硬身体和那坚硬如铁的阴茎，还有平坦的额头和脸上的棱角分明带来的强烈悲伤感，于是纳西尔和女孩在马孔多的雨中开始了交媾，作为父亲的僧侣则是来到了另外的地方在雨中进行一场他二十年都没有去做过的修炼，仿佛在这个时刻他领悟到了真正生存的意义。

注：这一个故事会写个几千字，然后继续转移到下一个故事。